

## 取暖(小说)

□周蓉



绘图·瞿溢



## 江海新韵

## 光阴之外(组诗)

□刘白

## 无题

让香火说出疼痛  
让路人说出风景  
让流水忆起源头  
让暮色描绘归程

一切那么自然  
顺流而下的梦正在发芽  
种子正处于孕期  
割破表皮只为更快生长

呵,那人总是唱歌  
忧伤的歌  
蓝色的歌  
一地水银如注  
绷带力不从心  
再也无法包扎隐形的伤口

## 那么多痛

——致诗人刘年  
那么多烦恼  
枝繁叶茂  
如同嫩叶之于桑蚕  
须臾不可或缺

看见落日的人  
转眼看见落叶纷纷  
寻遍山间  
找不到医治心疾的草药  
这人间  
换多少副汤药  
总离不开常用的药引  
——苦涩

## 梅雨季

约上荷 约上梅子  
约上苇 约上蛙鸣  
雨水浸润青苔  
青草已满足羊的胃

秧苗脚步整齐  
飞蛾翅膀轻盈  
村中又发生了一些事情  
喷呐声声指向不明  
雨滴总是顺着眉毛  
蜿蜒曲折  
总是意犹未尽

## 醉光阴

我不能确定  
现在写字的我  
就是醉酒以后的我  
我不能确定  
醉酒以后读书的我  
就是现在的我

就像五谷变成酒  
蚕化为蝶  
中间一定经历了  
切肤之痛  
和快意恩仇

更多的时候  
我想说:  
月亮离我再远些  
你离我再远些  
我这只空杯子  
今生辜负过的美好  
远远超过我辜负的  
那些美酒

更多的时候  
我只是一只空杯子  
安静 透明  
一生在等待  
也一生在拒绝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  
是多么简单易碎……

## 紫琅晨光

——那些被辜负了的,  
都是极好的  
此刻

梅雨未过 大暑将临  
雨露未干 霞光初现  
山门未开 梵音已降

一夜未眠的人  
惊醒了一群鸽子  
柏树、樟树、松树  
绿得正酣  
微风拾级而上拂过树叶  
松鼠拾起松子  
又轻轻抛下

养在家里。儿子大平对她算好了,每月给她生活费,她有时不舍得用,就被大平吼:带着这些钱进棺材啊!明天买点骨头回来炖汤!尽管买回来的骨头几乎都会被儿媳妇吃掉,但珍老太不觉得委屈。只要这两口子就这样安安稳稳地维持着日子,不打不闹,就算让她顿顿喝白开水也愿意的。

珍老太从半凉的被窝里起身,披上棉袄,开了盏小灯,从脸盆架上端起半盆已放置了几个小时的洗脸水,开了后门,把水泼了出去。摸索着又重新躺上床,半披着棉袄,斜靠在枕头上,叹了一句:“真是个鬼天气,咋这么没魂的冷啊!”穿着袜子的脚底冰冰的,两只脚擦了又擦还是没用。年纪大了,火气消了,脚都不听使唤了。珍老太又叹了口气,也不知道是不是今天站久了。

珍老太从半凉的被窝里起身,披上棉袄,开了盏小灯,从脸盆架上端起半盆已放置了几个小时的洗脸水,开了后门,把水泼了出去。摸索着又重新躺上床,半披着棉袄,斜靠在枕头上,叹了一句:“真是个鬼天气,咋这么没魂的冷啊!”穿着袜子的脚底冰冰的,两只脚擦了又擦还是没用。年纪大了,火气消了,脚都不听使唤了。珍老太又叹了口气,也不知道是不是今天站久了。

珍老太从半凉的被窝里起身,披上棉袄,开了盏小灯,从脸盆架上端起半盆已放置了几个小时的洗脸水,开了后门,把水泼了出去。摸索着又重新躺上床,半披着棉袄,斜靠在枕头上,叹了一句:“真是个鬼天气,咋这么没魂的冷啊!”穿着袜子的脚底冰冰的,两只脚擦了又擦还是没用。年纪大了,火气消了,脚都不听使唤了。珍老太又叹了口气,也不知道是不是今天站久了。

珍老太就忍不住皱眉。这又算哪回事呢?孙子阿兵和孙媳妇结婚才5年多,不住在一起都有3年了。两个孩子当年谈的时候可是只恨眼睛手脚不够用,饭桌上都能脸对脸的。有时孙媳妇,那时还不叫孙媳妇,是孙子的女朋友小雅,嘴巴也甜,“奶奶”“奶奶”的叫个不停,直喊得珍老太对最疼爱的孙子爱屋及乌,逢人就“我家小雅”地说。儿子媳妇不在家的时候,饭桌上经常就他们三个人。珍老太好几次看到小雅咯咯笑着,喂孙子吃口东西,手却伸到桌子底下,在阿兵的大腿根部掐了一把。阿兵也不避讳,手也随之精准地抓向小雅的胸。这些饭桌不宜的举动珍老太都看在眼里,却又假装耳聋眼瞎,只管低着头扒拉着饭,再起身慢慢地收拾碗筷。可是珍老太就死活不懂了,当年在饭桌上你撸一把我抓一下的小两口,怎么在婚后就迅速地翻了脸。小雅带着4岁的儿子常住娘家。听儿子说,这有个专门的说法叫“分居”。珍老太可管不了那么多,在她看来,夫妻俩天经地义就该在一个被筒里睡觉,不睡觉,大冬天的焐脚也是个伴儿呀。怎么现在的这些孩子又不在一个被子里睡觉,又不干脆离婚,而且也没见阿兵脸上有什么愁容,回回

看见他,小眼睛都眯着笑,“沟姑娘”已经有几次晚上没有回去了。这些珍老太都知道。

珍老太本来早就想好要一心当尊佛算了,但实在太疼爱这个孙子,有一回实在忍不住,跟孙子说了句:“你们小夫妻俩还没正式离婚吧?你带女伢儿回来也注意点,邻里都在说呢。”没想到,26岁的孙子哈哈笑着,伸筷子夹了一块牛肉扔进嘴里,边吧唧吧唧嚼着,边含混不清地说:“奶奶,你儿子在外面也有女人,还不是照样和我妈住在一起。有什么样的老子就有什么样的儿子,我提前在给你物色下一个孙媳妇呢,奶奶!”说完,阿兵还用手拍了拍珍老太的头顶,很亲昵的样子,像小时候她带阿兵时,常用手拍拍他的小脑袋一样。只是一晃近二十年过去了,这个动作的主人已经易主,很多事情早已不是她这个老太所能理解和把控的了。阿兵这个带着深深岁月感的动作让珍老太心里一热,又有些止不住的心酸。算了,珍老太从那天起,就再没过问过孙子的事。

珍老太杂七杂八地想了一阵,听到门上响了几声轻微而仓促的敲门声,连忙披上棉袄,打开一道小门缝,刚好能容外头的人侧身闪进来。正因这样,看着坐对面的一脸愁容的福老头,珍老太顿了顿,还是什么话都没说,拿过床边小柜子上早就准备好的几块“好吃点”小蛋糕,递给他,吃几块吧,你晚饭肯定也没吃饱。

正因这样,看着坐对面的一脸愁容的福老头,珍老太顿了顿,还是什么话都没说,拿过床边小柜子上早就准备好的几块“好吃点”小蛋糕,递给他,吃几块吧,你晚饭肯定也没吃饱。

“今天家里有事啊?”进门的福老爹边搓着手边小声地问珍老太,“看你这屋子里的小灯到九点多才亮。家里有啥事嘞?”

“有个啥事啊,就是小兵今天带着个姑娘回来吃饭,一堆的碗要洗,慢了点儿。”珍老太笑着说,边说边脱了鞋脱了袜子坐进被子里。福老爹也脱了鞋坐到床的另一头,手伸进被子,把珍老太的一双皱巴巴的冷脚放在自己的小腿间夹紧。

“这天真是冷得要死嘞,你要不把我那条电热毯拿去吧。”福老爹忙心忡忡地冲着对面的老太说,“要不我把你脚焐热了,一会一走,你还得冷。”

“唉,不碍事的。”珍老太叹了口气,“人老了,反正一晚上也睡不着几个小时,你来跟我说会话就行……今天你丁丁也回来啦?大半年没看到这孩子,又长高了。”

“长高了有啥用,还不是跟他爹娘一样。”福老爹闷闷地吐了一句。

珍老太瞧着对面老头子的脸色不是很好,也没有多问。谁家没有一屋子的辛酸事呢。珍老太这点跟村里其他老人不大一样,珍老太其实是有些看不起她和她一起摸个小牌的福姑娘英姑娘她们的,她们每次抓着牌,嘴里也不得消停,不是说家里的儿媳对自己使脸色了,就是

说哪家的小媳妇肚子怎么还没大起来的,每次看她们一脸操心的焦虑样,珍老太都是淡淡笑着的,牌不紧不慢地摸,该输的钱一分不差地给,旁边放着的葡萄干小碟子里也时不时地拈上几粒。但她不多接老姐妹的这些话茬,谁家没有一屋子的杂事啊,那些摊在各人命头上的事,喜事难事,忧心事尴尬事什么的,就让各人自己去承担好了。珍老太想,帮不上忙的背后起劲儿说又有啥用。说到底,珍老太倒有些接近大城市老太太的气质,轻易不管闲事,不听是非。

正因这样,看着坐对面的一脸愁容的福老头,珍老太顿了顿,还是什么话都没说,拿过床边小柜子上早就准备好的几块“好吃点”小蛋糕,递给他,吃几块吧,你晚饭肯定也没吃饱。

## 二

方午珍在晾衣绳上晒着衣服,洗衣机里搅出来衣服蟒蛇似的盘在一起。要不是天气实在太冷了,方午珍是不会用洗衣机的,不就是费点时间费点手劲儿嘛,何必花电费呢,而且井水也不用花钱。方午珍边抱怨着鬼天气,边把毛衣褶皱的边角往下扯扯,在衣服的缝隙里看到了前屋珍老太的儿媳美萍,正推着辆电瓶车出来。照时辰看,大概是要往菜市场去。方午珍赶紧推开连搭着晒一块的毛衣,露出半张脸,冲美萍急急地喊:“哎!美萍!美萍!”又喊又招手,火烧眉毛的样子。

美萍放下电瓶车,三步并作两步溜过去,撩开晒着的被单,两人刚好在被单后照面了。

“又去了是么?”美萍长得胖,再加上心里又急气,一张脸真就涨得跟猪肝似的。

“可不是!这么冷的天,老不要脸的偷偷摸摸地往外跑!”方午珍压低了点声音,愤愤地说。

“上梁不正下梁歪。做娘的喜欢偷汉子,儿子难怪也——”美萍咬牙切齿地骂了前半句,又生生地把后半句咽回肚子里。再怎么样,自家男人的那点风流事,还是留在以后再跟他算账不迟。想到婆婆珍老太这把年纪了还跟福伯不清不楚,美萍在心里狠狠骂了句“老骚货”。

难怪儿子也不正经,家里的男人大平以前虽跟自己不太合得来,也没公开在外面养女人,现在倒好,经常夜不归宿,坦然地跟别的女人躺在一块儿,这天杀的,没准就是跟他老婆娘学的。(一)

## 初心(小说)

□杜咏

后,我辨认我左右的同学,记忆的闸门慢慢打开了……

站在我左边的应该是许伟同学,也是我们的班长。许同学能当上班长,是因为有一个光荣的事迹的。

初中一年级开学的第一堂课,班主任老师走上讲台就问,谁是许伟同学?许伟同学立马举手站起来。老师说,我要传达校长的表扬,许伟同学今天早晨在操场上捡到一块钱,交给校长了,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接着老师又说,我提议我们这个班的班长应该由许伟同学担任,说着就鼓起掌来,于是同学们稀里哗啦地跟着鼓起掌来。

我认为许同学当班长是理所当然的。虽然许同学学习成绩在班上不是数一数二的,但是他很清廉啊。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记得,那

时农村的学校是要开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放学后捡破烂卖,什么废铜烂铁、文蛤贝壳、癞蛤蟆浆等等,班与班是要比勤工俭学的钱多少的。许伟班长想出了好点子,我们除了捡破烂卖,许同学把自己的羊羔抱来,大家放学后割草喂羊,羊一天又一天的长大了,养得膘肥体壮的,年终卖了好价钱,全校我们班勤工俭学名列第一。那时,班长负责保管勤工俭学的钱,老师和同学们对许同学是很放心的。

阔别四十多年了,因为我在外地,所以和许同学失去联系了。微信群里大多数同学是微信名,搞不清谁是许伟同学。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在微信群里问,谁是许伟同学?想不到的是,微信群里一下子没了动静。我纳闷了,这是怎的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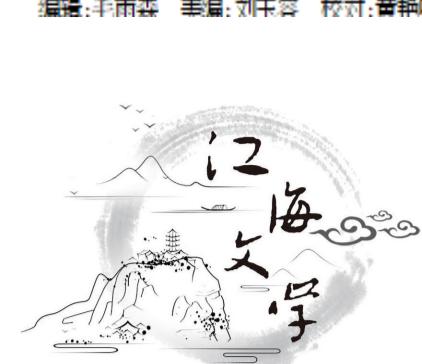
沉默了许久,群主发话了,能找

到过去的自己不容易了,各自安好吧!

我觉得不对劲啊,难道许同学有什么不测?于是打电话给群主,问许伟同学怎的了?群主叹了一口气说,你真不知道啊?许伟出事啦。我忙问许伟出什么事了?群主说,许伟曾是我们同学中最有出息的人啊,中学入了共青团,大学入了党,后来当上局长,风光一时啊。可……可他忘了当初啊。如今贪污受贿,现在成为阶下囚啊!

我一下子呆了。脑海里突然出现班主任老师宣布许伟同学为班长,教室里的掌声以及许伟同学自豪、坚信的模样……

我望着同学们的合影照,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是啊,随着时间的冲刷,我们也许能够找到自己当初的模样,可是能不能找到自己的初心呢?



## 江海新韵

## 光阴之外(组诗)

□刘白

## 无题

让香火说出疼痛  
让路人说出风景  
让流水忆起源头  
让暮色描绘归程

一切那么自然  
顺流而下的梦正在发芽  
种子正处于孕期  
割破表皮只为更快生长

呵,那人总是唱歌  
忧伤的歌  
蓝色的歌  
一地水银如注  
绷带力不从心  
再也无法包扎隐形的伤口

## 那么多痛

——致诗人刘年  
那么多烦恼  
枝繁叶茂  
如同嫩叶之于桑蚕  
须臾不可或缺

看见落日的人  
转眼看见落叶纷纷  
寻遍山间  
找不到医治心疾的草药  
这人间  
换多少副汤药  
总离不开常用的药引  
——苦涩

## 梅雨季

约上荷 约上梅子  
约上苇 约上蛙鸣  
雨水浸润青苔  
青草已满足羊的胃

秧苗脚步整齐  
飞蛾翅膀轻盈  
村中又发生了一些事情  
喷呐声声指向不明  
雨滴总是顺着眉毛  
蜿蜒曲折  
总是意犹未尽

## 醉光阴

我不能确定  
现在写字的我  
就是醉酒以后的我  
我不能确定  
醉酒以后读书的我  
就是现在的我

就像五谷变成酒  
蚕化为蝶  
中间一定经历了  
切肤之痛  
和快意恩仇

## 更多的时候

我想说:  
月亮离我再远些  
你离我再远些  
我这只空杯子  
今生辜负过的美好  
远远超过我辜负的  
那些美酒

更多的时候  
我只是一只空杯子  
安静 透明  
一生在等待  
也一生在拒绝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  
是多么简单易碎……

## 紫琅晨光

——那些被辜负了的,  
都是极好的  
此刻

梅雨未过 大暑将临  
雨露未干 霞光初现  
山门未开 梵音已降

一夜未眠的人  
惊醒了一群鸽子  
柏树、樟树、松树  
绿得正酣  
微风拾级而上拂过树叶  
松鼠拾起松子  
又轻轻抛下

## I

光阴之外,我知道是暗  
我喜欢在暗处  
在你必经的路口等你  
准备水 粮食  
还有医治伤口的药  
但你从没有停留  
一次也没有

## II

剔除多余的部分  
像用燃烧剔除脂肪  
像用橡皮剔除错别字  
甚至把虚词、副词  
也一并剔除

只留下最结实的几个字  
在光阴里漂洗

## III

看见自己的灵魂  
在空中盘旋  
听见骨节发出的声响  
如树枝担当不起  
积雪的重压  
两只低飞的鸟儿  
也许在外出途中  
也许在回家的路上  
一路低飞  
不说多余的话